

心有所想

除却爆竹声,平安最动人

■高亚梅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王安石的这句诗,怕是刻在每一个中国人心里的年景。记忆里的年,总是从那一声声猝不及防的炸响开始的。那硝烟的气味,混着馍香、肉香,便是我童年里最浓的“年味”。

可如今,这声响是渐渐地远了。城市的天空静默下来,像一位沉思的老人。起初是有些不习惯的,总觉得这静里少了些什么,空落落的,但细想来,烟花爆竹的由来,本是为了驱赶那名为“年”的怪兽,求得一份平安,若这驱赶的声响,反倒威胁了人的平安,岂不是本末倒置了?那些因爆竹而起的火灾,那些被惊扰的难以安眠的老人,还有那几日灰蒙蒙的天,都是热闹背后沉重的影子。

没有了那喧闹,年反倒有了另一种模样,一种更贴近它本意的模样。它是一种回归,回归到“家”这个最温暖的字眼里。年夜饭的桌上,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来,父亲为我盛上一碗汤,笑着说:“多吃点,在外头可吃不

到这个味儿。”母亲则在一旁絮叨,说我又瘦了,往我碗里夹菜。那升腾的热气模糊了他们的脸,却让那份关怀愈发清晰。这顿饭,吃得慢,吃得暖,吃得安稳。杯盘碗盏的轻响,父母关切的叮咛、孩子们吃饱后在一旁嬉闹的笑声,交织在一起,比任何爆竹声都动听。

饭后,我们不再急着出门去放烟花,而是围坐在一起。弟弟拿出了他新买的桌游,那是一个需要合作才能闯关的游戏。我们几个大人,反倒像孩子一样,为如何通过一关争得面红耳赤,又在成功后一起欢呼雀跃。孩子们用积木搭建起了“太空站”。看着他们专注而明亮的眼睛,我忽然觉得,这种陪伴,这种亲手创造的乐趣,远比看一场转瞬即逝的烟花要深刻得多。

夜深了,窗外是静谧的夜,偶尔有几颗星子闪烁。屋内,我和父亲、母亲静静地靠在沙发上,聊着过去一年的趣事,聊着新年的计划。这份宁静,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将我们温柔地包裹。

这便是另一种“年味”了。它不是由外而内的喧闹,而是由内而外的流淌。它是一种参与感,是和家人一起完成一件事的快乐;它是一种陪伴感,是静默中也能感受到的彼此的温度;它是一种踏实感,是知道爱的人都在身边,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守岁到深夜,我去阳台透气。远处的住宅楼里,家家户户都亮着温暖的灯,像无数个小小的港湾,停泊着各自的幸福。忽然想起《诗经》里的那句:“宜尔室家,乐尔妻帑。”意思是说,让你的家庭和睦,让你的妻儿快乐。这,不正是过年的真谛么?

我想,我们并非失去了什么,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去找回那个最质朴、最核心的“年”。那“年味”,其实从未走远,它不在震耳欲聋的声响里,不在转瞬即逝的华彩中,它就在这万家灯火的安宁里,在一蔬一饭的温情里,在你来我往的陪伴里。平安喜乐,岁岁年年,这才是人间最响亮的爆竹、最绚烂的烟火。

心灵感悟

老戏台(外一首)

■晨曦

锣鼓铿锵
板胡悠扬
豫西南的十字街口
一场年戏再次开场

台下人潮涌动
一道身影撞入目光
我静静凝望
终辨出那熟悉的脸庞
是你啊,秀兰

何故端坐轮椅之上
何时双鬓染满秋霜
你望向我的眼神
仍似当年
伏在父亲肩头的小小姑娘

你身侧孩童
紧紧扯着你的衣袖
眸中欢喜
一如你儿时眼中跃动的光

时光溯回六十年代
开年大戏,满城喧嚷
你掌心麦芽糖的甜
丝丝缕缕,绕在我的木梁上

羊角辫轻晃的你
在台边板车里安然睡去
我敛声屏息
为你挡去夜风的凉

十数载岁月匆匆流淌
你端坐台下,唇角轻扬
身旁那位唤“山”的少年
挺拔如峰,眉目清朗

我似一叶浮舟
漂渡在时光长河之上
年年守候锣鼓声响
而你,一别之后久未返场

而今,你终于归来
白发垂肩,语声轻软
为孙儿细说戏文
只是身侧,再无那座“山”

老街换了新颜
我也重描朱颜,再上新妆
依旧伫立十字街口
听乡音未改,望人间团圆

风过宛城,戏韵绵长
我终是懂得
只要锣鼓还响
团圆与希望,便不会散场

年,静下来才懂
不必等鞭炮震碎夜色
不必迫人声沸沸扬扬
把喧嚣关在门外
让年轻落在心上
又何妨

窗外是安静的风
屋内是缓慢的钟
曾几何时
总是盼热闹,怕冷清
心在茫然中无处安放

后来才慢慢懂得
静,不是空荡
是留给自己的时光
那些无人打扰的时刻
才敢与自己对望
把浮躁轻轻放下
把迷茫慢慢收藏
在沉默里整理过往
在安静中积蓄力量

年从不是固定的模样
不是鞭炮,不是排场
不是非要喧嚣万丈
它是一段温柔的停顿
一次与内心的重逢
一场悄无声息的成长

不必问年味去了何方
心若安定,处处是年
何须艳羡别人的热闹
你自有你的清朗
毕竟,安静不是落幕
是悄悄启程的光

凡人心语

星星闪一闪

■宝淇

或许是因为星星不够闪,才不足以让人生出抬头的欲望。

生活和工作好像也是这样,我们很久没有停下来,好好看看那些藏在日常缝隙里的微光了。每个人都习惯向前凝望,去做那些被规训目光认定为“有价值”的事,去遵守那些历经时间检验的默认规则,却很少有人站出来问一句:这样,是对的吗?

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时刻?

在某些平平无奇的场景里——上班的路上、会议的间隙、临睡前的片刻——忽然觉得不太舒服。说不出为什么,只是一种隐隐的“不对劲”,但还没来得及细想,就被下一个生活切片推着拽着向前走了。

也许,那种不舒服,只是我们的主体性偶尔从沉睡中醒来,好奇地想知道:我们究竟在做什么?

自从“8小时工作制”确立以来,人的劳动被极尽价值化,换算成一个个冰冷的数字。因区域、行业、内容的不同,我们被塞进一个个定价体系,追逐着更高的支付标准。这是社会发展的潮流,是文明演进的代价,无可厚非,也无法避免。

但8小时之外呢?那些不属于“被定价”、只属于自己的时间,我们要如何对待呢?

是继续透支,追赶下一个目标,还是停下来,问问那个白天没空关心的自己:你今天,还好吗?

新的一年,相比那些宏大的愿望,我更希望——在那些“星星不闪”的日子里,你仍愿意抬头;

在那些忙碌得忘了自己的时刻,你仍能被那个“偶尔醒来的主体”轻轻叫醒。

然后,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

遇见太阳与月亮,也遇见野风与池塘。